

吴冠中

茶

著

“吴冠中字‘茶’，即苦也，痛也，江南茅草的花，生于田野山泽中，浩瀚无际，得霜而脆美，喻美有野生之性，遭霜苦方成大美。”（刘巨德教授语）本书以吴冠中先生字为书名，所选文章皆指向先生的人生与艺术之苦旅。

艺术起源于求共鸣，我追求全世界的共鸣，更重视十几亿中华儿女的共鸣，这是我探索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初衷，这初衷至死不改了。（吴冠中语）



吴冠中

茶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 / 吴冠中著. —北京:

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153-1544-7

I. ①茶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吴冠中(1919~2010) —自传
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8457号

责任编辑: 彭明榜

书籍设计: 孙初+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6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00mm × 1000mm 1/16 17.25印张 18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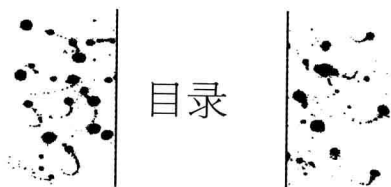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2013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000册

定价: 39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

目录

目 录

3

来路

望尽天涯路

——记我的艺术生涯 / 002

我的创作心路 / 018

走出象牙塔

——关于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回忆和掌故 / 029

他和她 / 038

看人

一画之法与万点恶墨

——关于《石涛画语录》 / 050

百代宗师一僧人

——谈石涛艺术 / 056

虚谷所见 / 061

尸骨已焚说宗师 / 065

形象突破观念

——潘天寿老师的启示 / 077

吴大羽现象 / 079

陈之佛 / 084

卫天霖与北京艺术学院 / 088

石鲁的腔与胆 / 093

魂与胆

——李可染绘画的独创性 / 098

铁的纪念

——送别秉明 / 104

雨雪霏霏总相忆

——我和朱德群的故事 / 109



4

独白

心灵独白 / 132

风景写生回忆录 / 142

直说

直话直说

——答《文艺报》记者问 / 162

我为什么说“笔墨等于零”

——答《光明日报》记者韩小蕙问 / 174

存持美的灵魂

——吴冠中、许江谈话录 / 179

绘画的形式美 / 192

关于抽象美 / 199

内容决定形式? / 204

风筝不断线

——创作笔记 / 209

跨越两河流域 / 212

扑朔迷离意境美 / 214

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

——油画民族化杂谈 / 217

无心插柳柳成荫

——中国画创新杂谈 / 224

魂寓何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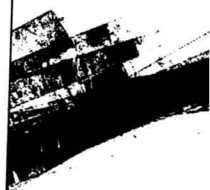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美术中的民族气息杂谈 / 228

邂逅江湖

——油画风景与中国山水画合影 / 232

衣钵与创新 / 237

来路



望尽天涯路

——记我的艺术生涯



198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校“大茅屋”。

30年前，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，下午参观博物馆、画廊，到鲁弗尔美术史学校听课，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，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。

002

“大茅屋”虽非茅屋，也确是简陋的，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，男女老少人头济济，还是老样子，旧气氛。只是我没带画夹，也忘掉流失了的30年岁月。

出了“大茅屋”，我们进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，也是30年前常去的老店，相对坐下，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，昔日的同窗已是两个年过花甲之人。雕刻家熊秉明现任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主任，我呢，是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，刚访问了西非三国，路经巴黎返国。我总不忘记秉明讲过的一个故事，说有3个寓居巴黎的俄国人，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，围着桌子坐下后，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，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。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，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！我立即又自慰了，因我很快就要飞回北京，而秉明近几年来也曾两度返国。

那是多年前的事了，他写信告诉我，他将自己的寓所题名

“断念楼”。在恋爱纠纷中，爱憎的交错中，人们也许下过断念的决心，但对母亲，对祖国之爱，真能断念吗？我复信偏偏直戳他的痛处：“楼名断念，正因念不能断也！”

留在巴黎的老同学不止秉明。还有法学博士志豪、史学家景权……及著名画家无极和德群，他们都各自做出了贡献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。秉明问：“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，大致也走在无极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，排在他们的行列里，你满意吗？”我微微摇头，秉明也许知道我会摇头，这摇头的幅度远及30年，60年！

1946年，我和秉明等40人考取了留法公费，到巴黎学习。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，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。凭什么站住脚跟呢？凭艺术，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惟一愿望。花花世界的豪华生活于我如浮云，现代艺术中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刺激多么适合我的胃口啊！我狂饮暴食，一股劲地往里钻。鲁迅说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。但当我喝着奶的时候却挤不出奶来，我渐渐意识到：模仿不是艺术，儿童和鹦鹉才学舌。虽然水仙不接触土壤也开花，我却缺乏水仙的特质，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虚。当别人画圣诞节时，我想端午节，耶稣与我有什么相干！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，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……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、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？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，或扎根于故乡，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、荒岛？我确乎体验到了他们寻找自己灵魂的苦恼及其道路的坎坷。我的苦闷被一句话点破了：“缺乏生活的源泉。”

憎恨过政治腐败、生产落后的旧中国的游子怀乡了！故乡的父老兄妹是可亲的，可惜他们全都看不懂我的艺术，无知是他们的罪孽吗？贫穷绝不是他们的过错。我们画室来了一个体态美丽的模特儿，受到大家的赞扬，但只画了三天便旷课不来了，别人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。谁知她为什么自杀？但我眼前却浮现了

童年见过的几个上吊和投河的青年女尸，她们原都是我认识的美丽的好人。

回想当年离开上海到欧洲去，是搭的美国海轮，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，旅客们将登岸换火车。船上头、二、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，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，我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？开个紧急会，每人出一二元，集成数十元，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，人家美国人说，不要我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。有一年暑假我在伦敦度过，经常乘坐那种二层楼似的红色汽车，那车中售票员挂着皮袋，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况仿佛，也同时用硬币和纸币。有一回我用一个硬币买了票，身旁一位胖绅士接着拿出一张纸币买票，售票员将刚才我买票的那个硬币找补给他，他轻蔑地摇摇头，售票员只好另换一个补给他。

巴黎美术学院与鲁弗尔博物馆只隔一条塞纳河，一桥相通，趁参观人少的时候，我们随时可进馆去细读任何一件杰作。我一人围着米洛的维纳斯转，转来又转去，正好没有什么人参观，静悄悄的，似乎可以同爱神交谈哩。大腹便便的管理员向我姗姗踱来，我想他大概闲得发慌，来同我谈谈艺术解闷吧，便笑脸相迎。他开口了：“在你们国家哪有这样珍贵的东西！”我因缺乏急中生智的才华而受惯了闷气，这回却突然开窍了：“这是你们的东西吗？这是希腊的，是被强盗抢走的。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，吉美博物馆^①里的中国石雕头像是怎样来的？”

1982年从巴黎返国后，我又去了西安，在霍去病墓前，在秦俑坑前，在碑林博物馆的汉唐石雕前，我想号啕痛哭，老伴跟随我，还有那么多观众，我不敢哭。哭什么？哭它太伟大了，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吧！

①巴黎吉美博物馆专门收藏陈列东方艺术品。

我的老家在宜兴县的农村，家里有十余亩水田，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员，本来还可成小康之家吧，但弟弟妹妹有七八人，生活就很不容易，我必须外出寻找生路，去念不用花钱的无锡师范。为了节省路费，父亲向捕鱼为生的姑夫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，同姑夫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去投考。招生值暑天，为避免炎热，夜晚便开船，父亲和姑夫轮换摇橹，让我在小舱里睡觉。但我也睡不好，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，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，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。小船既节省了旅费，又兼作宿店和饭店，船上备一只泥灶，自己煮饭吃。但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，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见了嘲笑。从停船处走到无锡师范，有很长一段路程，经过一家书店。父亲曾来此替小学校里买过一架风琴，认得店里的一位伙计，便进去问路。那伙计倒还算热情，引我们到路口代叫了一辆人力车。因事先没讲好价，车夫看父亲那土佬儿模样，敲了点竹杠，父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不止，怨那伙计：“见鬼，我要坐车何必向他问路，坐车哪有不先讲价钱的！”

老天不负苦心人，他的儿子考取了。送我去入学的时候，依旧是那只小船，依旧是姑夫和他轮换摇船，不过他不摇橹的时候，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，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。我从舱里往外看，他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时，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，永难磨灭了！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，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，虽然姑夫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，还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。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，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，给我买了瓶汽水喝，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，但喝到口，麻辣麻辣的，太难喝了。店伙计笑了：“以后住下来变了城里人，便爱喝了！”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。

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，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。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，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，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，工业救国是大道，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。幸乎？不幸乎？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，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，疯狂地爱上了美术。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，为了爱，不听父亲的劝告，不考虑今后的出路，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。下海了，从此陷入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，去挣扎吧，去喝那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！我不怕，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。我羡慕没有父母，没有人关怀的孤儿、浪子，自己只属于自己，最自由，最勇敢。抗日战争爆发了，我随艺校迁到内地去，与沦陷区的家乡从此音信断绝，真的成了浪子，可以尽情地、紧紧地拥抱我将为之献身的艺术了。

“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”青年人总是不安于自己的现状。我已经当了大学的助教，已经超出了父亲的当小学教员的最高期望。大学校长在一次助教会议上说：“助教不是职业，只是前进道路中的中转站……”当时确实没有白胡子助教，要么早已改行了。留学！这是助教们惟一的前程，夜深沉，我们助教宿舍里灯光不灭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预备班。我的老师们大都是留法的，他们谈起过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，也有因没有路费便到海轮上充当水手混出国的，自然这也便是我追踪的一条窄路了。没有钱，只要能出了国，便去做苦工，或过那半流浪式的生活，一切为了至高无上的艺术！但要混，首先要通法语，否则怎么混得下去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不通法语混下去的“留学生”也还是有的，那就是靠了娘老子给的许许多多的钱。我于是下决心攻读法文。在艺术学校时奋力钻研艺术技巧，对法语学得很马虎。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，我利用沙坪坝大学区的有利环境，到中央大学外文系旁听法文，同时兼听初、中及高级班法文，饿得慌啊！经人介绍认识了焦菊隐先生，跟他补习法文；又经人介绍

认识了近郊天主堂里的法国神父，只要他约定了时间，无论是鹅毛大雪或是暴雨之夜，泥泞滑溜的羊肠小道，从未能迫我缺一次课。精力还有剩余，到重庆旧书店里搜寻到一批脏旧破烂的法文小说，又找来所有的中文译本，开始逐字逐句对照着读，第一本读的是《茶花女》，其后是《莫泊桑小说选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可怜的人们》……书读了高高一堆了，每读一页，往往得花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手里一直捏着那本已被指印染得乌黑乌黑的字典。当时吃的糙米饭里满是沙子、稗子、碎石子，人称百宝饭，吃饭时边吃边捡，全神贯注，吃一碗饭要花许多工夫。我突然发觉，这与我读法文捡生字时是多么相似！捡，捡，那一段捡生字和沙子的生活多值得怀念啊！

喜从天降，日本投降了。此后不久，教育部考选送欧美的公费留学生，其中居然有两个绘画名额，我要拼命夺取这一线生机。我的各门功课考得都较满意，惟有解剖学中有关下颌骨的一个小问题答得有些含糊，为此一直耿耿在怀，闷闷不乐。到沙坪坝街头去看耍把戏解解愁吧，那卖艺人正摆开许多虎骨和猴头，看到那白惨惨的猴头下颌骨，真像箭矢直戳心脏似的令我痛心！直到几个月后，留学考试发榜，我确知被录取了的时候，这块可恶的下颌骨才慢慢在我心头松软下去。

我到了巴黎了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真的到了巴黎了。头3天，我就将鲁弗尔博物馆、印象派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饱看了一遍，我醉了！然而我的黄皮肤和矮小个儿，那一身土里土气的西装，受不到人们的尊敬。虽说明显地表示蔑视的事例不算太多，但触及自尊，谁不敏感呢！有一回我到意大利偏僻的小城西乙那去看文艺复兴早期的壁画，在街头，有一个妇女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地呼叫起来。她大概是乡下人，从未见过东方人，她的惊恐中没有蔑视和恶意，但通过她这面镜子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我用人家的语言同人家谈话，说得不如人家流畅，自己很感别扭，

心情不舒畅。在国内，我曾以能讲点法语为荣，在巴黎，反因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同人谈话，感到低人一等！留学，留学，留在异邦，学人家的好东西，那些好东西自己没有，委屈些吧，忍气吞声也要学到手。我曾利用假期，两次到意大利参观博物馆，却一回也没有进过餐厅。面包夹香肠比重庆的百宝饭要高级多了，但找个躲着吃的地方却不太容易。

半年，一年，我首先从同学和老师处逐渐地得到真心实意的尊重和爱护。绘画这种世界语无法撒谎，作品中感情的真、假、深、浅是一目了然的，这不是比赛篮球，个儿高的未必是优胜者。那是在3年公费读完的时候，苏弗尔皮教授问我：要不要他签字替我申请延长公费？我说不必了，因我决定回国了。他有些意外，似乎也有些惋惜。他说：“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，最勤奋，进步很大，我讲的你都吸收了。但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，我无法教你……你确乎应回到自己的祖国去，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！”教授感到意外是必然的，我原计划还要住下去，如今改变初衷，突然决定回国，也出乎自己的意外。天翻地覆慨而慷，从异邦看祖国，别人说像是睡狮醒来了。不，不是睡狮之醒，是多病的母亲大动手术后，终于恢复健康了。我已尝够了孤儿的滋味，多么渴望有自己健康长寿的母亲啊！那时，解放区的两位女代表在巴黎一家咖啡店里，同我们部分留学生相见，张挂起即将解放的全国形势图，向我们讲解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，欢迎我们日后回国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。形势发展得很快，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我们在学生会里立即挂起了五星红旗。于是学生会与国民党的大使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国民党的大使曾以押送去台湾来威胁我们，但不久使馆里的好几位工作人员起义支援学生了。形势发展很快，在我们留学生的脑海中，也掀起了波涛，回不回国的问題像一块试金石，明里暗里测验着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。回去？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，不



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麦加吗，怎能轻易离开？何况我只当了3年学生，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，而且说句私房话，我这个黄脸矮个儿中国人，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！不，艺术的较量不凭意气，脚不着地的安泰^①便失去了英雄的本色，我不是总感到幽灵似的空虚吗！回去，艺术的事业在祖国，何况新生的祖国在召唤，回去！我已经登上归国的海轮了，突然又后悔了，着急起来，急了一身汗，醒来原是一梦。啊，幸而我还睡在巴黎！过几个月，还是决定要回去，终于登上海轮了，确实登上了海轮，绝不是梦了，那是1950年夏天。

归航途中，游子心情是复杂的，也朦胧，我情不自禁地在速写本的空白处歪歪斜斜记下了一些当时的感受，且录一首：

我坐在船尾，
船尾上，只我一人。
波涛连着波涛，
一群群退向遥远。
那遥远，只是茫茫，没有我的希望。
猛记起，我正被带着前进！
落日追着船尾，
在海洋上划出一道斜辉，
那是来路的标志……

我并不总坐在船尾，而更多地憧憬着来日的艺术生涯。河网纵横的家乡，过河总离不开渡船，压弯了背的大伯，脸上有伤疤的大叔，粗手笨脚的大婶，白胡子老公公，多嘴的黄毛丫头……还有阿Q吧，他们往往一起碰到渡船里来了，构成了动人心魄的

^①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，但一离地面便失去力量。

画面。我想表现，表现我那秀丽家乡的苦难乡亲们，我想表现小篷船里父亲的背影和摇橹的姑夫，我想表现……我想起了玄奘在白马寺译经的故事，我没有取到玄奘那么多经卷，但我取到的一些造型艺术的形式规律，也是要经过翻译的，否则人民的大多数不理解。这个翻译工作并不比玄奘的轻易，需要靠实践来证明什么是精华或糟粕，我下决心走自己的路，要画出中国人民喜爱的油画来，靠自己的脚印去踩出这样一条路。

到北京了，我这个生长于南方的中国公民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。在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，我看到第一个国庆节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。我这矮个儿拔高了，我的黄脸发红光了。我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，我多么想将西方学来的东西倾筐似的倒个满地，让比我更年轻的同学们选取。起先，同学们是感兴趣的，多新鲜啊，他们确确实实愿意向我学习。过了一年多，文艺整风了，美术学院首先反对“形式主义”，说我是形式主义的堡垒，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，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课。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？我不知道，大概是苏联吧！说来惭愧，当我给同学们看过大量彩色精印的世界古今名家专集后，他们问有没有列宾的，我不觉一怔，列宾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曾以为自己几乎阅尽世界名作，哪有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画家呢！查法文的美术史，其中提到列宾的只寥寥几行，我的知识太浅薄了！有一天，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见到一份法兰西文学报，头版头条大标题介绍列宾，这报刊我在巴黎时常看，感到很亲切，便立即买回家读。那是著名的进步诗人阿拉贡写的介绍，文章头一句便说：

“提起列宾，我们法国的画家恐怕很少人知道他是谁。”啊！是这么回事，我几乎要以此来原谅自己的孤陋寡闻了！我所介绍的波提切利、夏凡纳、塞尚、梵高、高更……同学们一无所知，但他们也很想了解。然而有人说我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，并说自然主义只是懒汉，而形式主义才是真正的恶棍，对恶



棍不只是应打倒的问题，要彻底消灭。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，没有人认真研究。什么是形式主义，谁也不敢去惹。在那些“无产阶级立场坚定”的人的眼里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，满身是毒素，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。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，教教水彩之类偏于“纯技法”的绘画课程。后来又离开清华，到艺术学院任教，那已是提出“双百”方针的时候了。

我被调出美术学院，不只因教学观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，还有创作实践中的别扭与苦恼。连环画、宣传画、年画……我搞不好，硬着头皮搞，心情并不舒畅。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，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，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——“丑化工农兵”。我看到有些被认为“美化了工农兵”的作品，却感到很丑。连美与丑都弄不清，甚至颠倒了。据说那是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，惟一的道路是改造思想。我真心诚意地下乡下厂，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，吃尽苦中苦，争做人中人。劳动，批判，改造；再劳动，再批判，再改造，周而复始地锻炼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我想自己是改造不好的了，不能再表现我触摸过他们体温的乡亲们，无法歌颂屈原的子孙了！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“美”的程式，来描画工农兵。逼上梁山，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。

潘光旦先生在思想改造汇报中写过的几句话，我一直忘不了，因为写得真实：“农民看到我用的手帕，以为是丝的（其实是布的），我很难过。他们辨出我抽的烟丝同他们抽的原来是一样的，我感到高兴。”我住在农民家，每当我作了画拿回屋里，首先是房东大娘大嫂们看，如果她们看了觉得莫名其妙，她们绝不会批判，只诚实又谦逊地说：“咱没文化，懂不了。”但我深深感到很不是滋味！有时她们说，高粱画得真像，真好。她们赞扬了，但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，因我知道这画画得很糟，我